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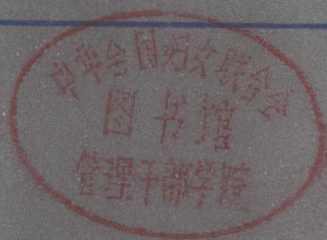
XIANDAIWENTAN OUSHI

现代文坛偶拾

倪墨炎 著



YE
DU
CONG
SHU



夜读丛书

本书介绍郭沫若、淦女士、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几十位作家在写作和作品出版过程中的种种珍闻轶事。

现代文坛偶拾

倪墨炎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沈蓉男

现代文坛偶拾

倪墨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17,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4,001—27,700

书号 7259·022 定价 0.89 元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而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则更会感到其乐融融。

学林无垠，书囊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现在，“夜读丛书”的第一辑已经问世。它究竟将以一种什么形象驻足人间，有待于广大读者描绘。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目 录

小引·····	1
《新青年》上的四首同题诗·····	3
陈衡哲的《一日》·····	10
陈衡哲的科学童话·····	13
陈衡哲的诗作·····	17
写大家闺秀的女作家·····	21
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	24
从淦女士到沅君·····	27
钱玄同·疑古·疑古玄同·····	32
张闻天的《青春的梦》·····	37
张闻天译《狗的跳舞》·····	39
俞平伯早期的诗作·····	42
“种瓜得豆”的作家·····	45
裴文中的文学之花·····	49
尚钺的小说集《斧背》·····	51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54
为林语堂辨正一件事·····	57
许地山的小说和散文·····	59
陆晶清及其研究专著·····	62

《申报·自由谈》的创办和演变·····	64
鲁迅小说的插图·····	68
鲁迅谈阿Q画像·····	73
《阿Q正传》改编史话·····	76
鲁迅编“现代文艺丛书”的曲折经过·····	79
白薇和《打出幽灵塔》·····	89
王任叔及其笔名“巴人”·····	91
多才多艺的丰子恺·····	94
茅盾与中国济难会·····	97
茅盾与木刻集《子夜之图》·····	101
最早改编《子夜》的剧本·····	104
“一二八”和左翼文坛·····	107
潘汉年的文学活动·····	110
潘汉年的小说集·····	115
潘汉年与《文化斗争》·····	118
潘汉年和民间文学·····	121
朱湘的诗论·····	123
杨之华的文艺创作·····	128
周文编写的《毁灭》、《铁流》通俗本·····	131
《南行记》和艾芜的漂泊生涯·····	134
艾芜的散文集《漂泊杂记》·····	137
蔡元培和《新文字意见书》·····	142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几种版本·····	144
赵家璧和《佳作集》·····	147
丽尼的散文·····	150
女作家罗淑的幸与不幸·····	152

巴金编印的画册·····	156
胡子婴的长篇小说《滩》·····	160
许广平的散文集·····	164
抗日的作家和《陨落的星辰》·····	168
秋瑾和夏瑜·····	171
秋瑾及《歌两章》·····	173
 周作人的一生·····	 176
 后记·····	 201

小 引

生长在农村，家境不算富裕，因而从小没有养成吃零食的习惯。但农家的孩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零食吃的。春节期间，炒花生、香葵子、爆开豆，几乎每家都有的。清明前后，镇上有艾饺了，农家孩子难得吃上艾饺，但从田埂边采来叫“黄花”的野菜，做成“黄花麦果”，放上几粒糖精，倒也香甜可口。立夏以后，鲜罗汉豆上市了。这更是孩子们兴高采烈的一个盛季。贪吃的孩子这时常常肚子硬梆梆的发亮。初夏到了，屋后的黄瓜棚又成了孩子们的流连之所。初秋的菱角，冬天的荸荠，也都是吸引孩子的佳品。但是，不论哪种零食，都只好吃得适可而止，否则母亲就会狠狠地说：“伤食！光吃零食不吃饭，人是不会壮的！”

在城市里，零食更多了，不但孩子们吃，成年人也吃。

我不反对零食。带着泥土芬香的瓜果，有着地方特色的各种小吃，品种繁多的种种糕点，给人间增加了许多欢乐。当然，母亲的话也是不错的：光吃零食，“人是不会壮的”。

我这篇小引怎么扯到零食上去了呢？聪明的读

者其实早已明白我的意思了。人们常常称书籍为精神食粮。食粮不外乎两种：正食和零食。教科书，什么什么“概论”，什么什么“史”，正儿八经的大部头，要正襟危坐地读，大概是“正食”吧。而象我这本小书中的文章，是介绍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些零碎知识的；写得随意，读起来可能也较轻松，而且它们的篇幅都不长，只要有几分钟闲暇，就可读上一篇，大概可算是“零食”吧。靠这样一本小书去考博士研究生，大概是不行的，你得去吃“正食”。

然而，零食也有营养。新鲜瓜果有多种维生素，奶油、巧克力都是高油脂、高蛋白。因而，零食和正食又是相通的：它有时可以补充正食的不足，有时也可发展而成正食——西餐的奶油、土司，就和零食更为接近。有些书话、札记、随笔，可以补充文学史所无法顾及之处，这对考博士研究生者，恐怕不至于完全无用。那么，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去吃“精神正食”，精力差、时间短的时候吃吃“精神零食”，或许可谓两相宜乎！

如果有人读了我这本小书，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兴趣，想要进一步深入堂奥，这更是我额外的收获。不管怎样，这本小书，大约不至于使读者“伤食”。这点我倒是有自信的。

倪墨炎识

一九八四年国庆之夜焰火映照之下

《新青年》上的四首同题诗

几个作家，同时写一个题目，发表出来让读者自由品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它无形中成了一次作家的作文比赛。在现代文坛上，曾有过几次这样的雅举，这里且介绍《新青年》上的一次。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同时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这是该刊编辑部出题要同人们写的。现按原刊排列的先后和分行的形式，逐一介绍于下。

除 夕

沈尹默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

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饴糖。

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

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

所无。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销磨。

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欢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欢喜，今日都付你！”

沈尹默这首诗，分行别致，接近于散文诗。他借着从幼年到中年对于每年除夕的不同感受，深深地感叹了人生道路的步履艰难。在当时象诗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感叹是很有代表性的。

胡适写的一首，却是另一种意境：

除 夕

胡 适

除夕过了六七日，
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
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
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
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
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
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
这个更不容易记。
象是易卜生和白里欧，
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
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中所说的“孟和”是陶孟和，社会学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的撰稿人。胡适的这首诗记了他参加的除夕之宴，好象没有更深的诗意。

接着是陈独秀所作的一首：

丁巳除夕歌

——一名《他与我》

陈独秀

古往今来忽有我，
岁岁年年都遇见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
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
我是谁？
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谁？
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何为？

010528

令人痛苦令人乐。

我何为？

拿笔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歌除夕；

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

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

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

团圆恩爱甜如蜜。

满地干戈血肉飞，

孤儿寡妇无人恤。

烛酒香花供灶神，

灶神那为人出力。

磕头放炮接财神，

财神不管年关急。

年关急，将奈何；

自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

我自设网罗自折磨。

转眼春来，还去否？

忽来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诗中的“他”，即指“除夕”。“除夕”在旧社会的穷人看来是“年关”，在富人则是祝福之日，所以陈独秀说它“令人痛苦令人乐”。陈独秀写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他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人类社会中的两种世界——穷人和富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虽然他还不能指出改变那个社会的出路，但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十分激烈的。最后结尾的时候突出一个“愁”字，大有“愁天下穷人之愁”的气概。说那个时候的陈独秀是“启蒙共产主义者”也好，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好，从三首诗比较可见，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出胡适，也高出沈尹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这组同题诗的最后一首是刘半农写的。他的思想境界也不如陈独秀：

除 夕

刘半农

(一)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扰；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刘半农原注云：“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峙)，用消极法笃(督)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刘半农这首诗使我们了解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那年是怎样过除夕的。他们讨论了文艺创作，并拟在《新青年》上开辟文艺批评栏，批评新出版物中的差错。刘半农虽说：在“满街车马纷扰”之时，他一个人回家去，显得最为闲适，但他和鲁

迅等在除夕都还在讨论文艺工作，可见其实也并不闲适。此诗不同于前面三人的，另有一种风格。

发表在同期刊物上的这四首诗，一个写出了感叹的“叹”字，一个突出了“吃”字，一个强调了“愁”字，一个落脚于“闲”字。四首同题诗，表现了四位诗人极不相同的思想境界。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

1982年8月发表，1984年12月改写。

陈衡哲的《一日》

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的《新青年》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小说的第一块基石。但是，近年来海外有人认为中国新文学第一篇小说应是陈衡哲的《一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且来看看《一日》是怎样的作品。

陈衡哲的《一口》，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在美国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写的是美国一所女子大学学生从早晨到晚上的日常生活。主要事情是：早晨同学们紧张起床，赶去吃早饭；上课时，米尔博士举行了一次小测验；中午，贝田留在图书馆里，不去吃中饭；下午下课后，班长玛及在寝室温习功课，被教务长叫去，告知贝田功课不好被退学；晚上，许多美国学生围着中国留学生张女士询问中国风俗；青年会向大家募捐；同学们议论爱玛要去法国留学，等等。这些事情，按时间先后记述，没有内在联系。整篇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也没有较为集中描写的人物。它显然是一篇记事而不是小说。《一日》后来被收入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一九二八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本集子里每篇小说之前，作者都写有按语。《一日》的按语是：“这篇写的是美国女子